

華語與客家話委婉語的比較研究



一、前言

索緒爾（1985）《普通語言學教程》：「語言是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常會在它的語言中有所反映」。委婉語是文化形式表徵之一，所謂「委婉語」是利用曲折方式表達說話者情思的一種特殊語言表達式，它能將具有負面意涵的詞語（諸如「性、老、病、死」等）予以修飾，創造新詞語以代替原來說法，進而使文辭發揮雅化及美化的效果。

歸納來看，委婉語的形成因素可分以下三方面：

1. 文化上的「禁忌」因素：先民對不理解神祕力量產生恐懼而不敢明言，因為深信「語言有其魔力」；漢文化亦有「名實相副、禍從口出、一語成讖」等思想，為避凶趨吉，避免言語招致不祥事物，因此選擇用迂迴方式婉轉說之，「避諱性委婉語」就在彌補禁忌語的空缺中應運而生。
2. 語用上的「禮貌」因素：利奇（Leech）（1983）《語用學原則》：人們言語會話中往往存在著「禮貌原則」。委婉與禮貌同是以悅耳、溫和、含糊或間接方式代替粗俗表達。漢民族自許為「禮儀之邦」，待人接物特別重視合不合「禮」的表現，所謂「非禮勿言」，委婉的表達可以使語言交際更為得體，「禮貌性

委婉語」由是形成。

3. 修辭上的「雅化」因素：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將原來說不出口的事物加以美化以掩飾醜惡一面，這種不直接表達本意，只用委婉曲折的方式來表達，文學上叫「婉曲」修辭，語言學上則稱為「委婉語」。「修辭性委婉語」具有美化及雅化等效果。

由此可知委婉語具有文化語言、社會語言及文學語言各方面的價值。

近年來本人研究關注於台灣語言中委婉語相關研究，所主持國科會專題計畫（「華語、閩南語及客家話委婉語隱喻探析」，（NSC99-2410-H-018-023-））及論文發表皆圍繞此一主題，以下將研究初步所得綜述如下：

二、認知隱喻與委婉語的結合探討

不少委婉語是通過「概念隱喻」的手法將不好的概念進行重新的概念轉移。Lakoff & Johnson（1980）提到概念隱喻的兩個重要功能：凸顯（Highlighting）與掩蓋（Hiding），概念隱喻式「委婉語」即「凸出某個方面以掩蓋另一方面」，「隱喻」和「委婉」同樣涉及「源始域」和「目的域」的映射，這些相似模在腦海裡形成一張張抽象的「意象圖式」，只是委婉語使目的域（本要表達的不雅、不吉、不潔等詞語）「隱性化」，使源域（新造的委婉語）「凸顯化」。

如死亡的痛苦聯想，對所欲委婉表達的語言事件進行概念化的認知處理，使原本的概念進行再組織，因此委婉語的形成可說是一個「再範疇化 (recategorization)」的過程。

三、華語及客家話死亡及性愛類委婉語異同比較

束定芳(2000)：「委婉是一種語言的普遍現象，許多委婉語是通過隱喻構成。」張拱貴(1996)《漢語委婉語詞典》中，隱喻式的委婉詞佔 57%，足見隱喻確實是委婉語形成的重要方式之一。世界各地有關「死亡」類的委婉語特別多，台灣華語及客家話的「死亡」類的隱喻委婉語當中，筆者觀察到：

1. 不少死亡類委婉語都是由「人生如旅途」這一隱喻而來，衍生「死亡是人生走到終點」，「死亡是通往永生的旅程」為根隱喻 (root metaphor)，於是可以看到「臨終、走了、離開、過世、往生、出山、送行、送終、歸土、歸西、轉老屋、登仙界」等相關的派生隱喻說法。

2. 隱喻使喻體凸出某方面 (如休息、回家、旅行等) 的概念，因而避開忌諱事物，掩蓋痛苦、猙獰、恐怖、分離等不愉快方面而達委婉效果，此類「隱喻」根據禁忌事物特點，著重描繪其可以接受的方面，例如客語將「死亡」喻為「變仙」，又如將「鬼」比喻為「好兄弟」等。

3. 華語和客語死喪類委婉語也有內部不同的表現，華語會依亡者地位、職業、死因、長幼、性別等不同而有造出不同的委婉語，甚至形固定用法的成語，如「夭折、崩駕、裹尸、捐軀、圓寂、失事、香消玉殞」等，客語則較少這種專指性的委婉語；不過客語出現較多喪葬儀式方面的委婉語，如「做齋仔、做七、圓七、做百日、做對年、打桶、買水、揀金」等。經由對比可以看到，族群思維文化背景不同，運用認知隱喻所造出的委婉語也有所不同，由委婉語我們另外看到方言所特有的喪葬禮俗文化。

四、結語

漢語委婉語中許多都是運用「隱喻」方式來轉移焦點，「認知 (概念) 隱喻」可以說是是委婉語形成的重要機制。筆者結合「認知隱喻」與「委婉語」兩大課題做一語彙比較研究，由最常見的死亡喪葬委婉語可以看到台灣華、客語委婉語彙異同表現。漢語「委婉語」表現方式十分多樣，它不只是一種語言表現，更隱涵族群文化的深刻意涵。藉由探討委婉語可以追溯語言背後所折射出的族群認知思維與文化異彩。

